

## 浓浓故乡情

范广学

七奶的儿子儿媳在市里上班,孙子上大学。儿子开车来接过几次,七奶不去,对老庄子的一草一木、一路一水都有感情,离不开了。

四年前老头子突然走了,七奶受不了打击,一下子病了,儿子开车把老母亲接走。七奶在儿子家住不到一个月,就闹着要回去,不是儿子儿媳不孝顺,而是住不惯楼房,不能串门,也没人说话,出门走走,也分不清东南西北。有一次稍走远了点,迷了路,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打儿子手机,儿子正在一个县城里检查工作,结果是儿子打的“110”,警察给送回的。

儿媳太爱干净,每天地板、桌椅、柜子拖来擦去,七奶看不顺眼,对儿子埋怨:“俺庄子的人都像这样讲究,那脚还能下地走路不?”

儿子说:“让她干干吧,权当锻炼身体了,省得有‘三高’。”

七奶回到了老庄子,就再也没有去儿子家了。

每年的清明节儿子回来看看母

亲,再去老坟地上个坟,陪母亲住两天。七奶知道儿子工作忙,孙子要上学,儿媳是医生,更忙,过年还要值班呢。七奶这些年过年过节都是在镇上教书的女儿接去过的。

今年孙子考上了同济大学,一家人乐开了花。七奶说老祖坟头上冒青烟了,孙子上名牌,将来是个人才啦,老祖宗都在暗中保佑着哩,得好好庆贺一下。

双休日,儿子开车带一家人回了,走到镇上买了烟花和鞭炮,噼里啪啦在老坟地放开了,吓得小鸟儿乱飞,多年没有生机的老庄子又忽地热闹起来。

那些搬到镇上和县城去住的老邻居得到喜讯一个个赶回老庄子来庆贺。七奶吩咐儿子找人打鱼,门口包的那个水塘两年都没打鱼了,鱼肯定肥,得好好让老邻居们饱尝一下口福。

儿子说:“妈,我姐在镇上栏桂坊大酒店订好了,都去那儿吃酒席,多年的老乡亲们难得一聚,俺们好好拉拉家常。”

七奶的儿子我叫小叔,小叔打我手机,说我人熟,让我找个中巴车,中午把乡亲们拉到酒店去,又让我负责陪酒敬烟。我说,小叔你为难我了,我又不会喝酒抽烟的,小叔火了:“你这个书呆子,不会喝还不会劝么!”

小叔办事一贯大方,人缘又好,这一下子来了不少人。本来计划是订三桌的,陆陆续续又有人来,加上是双休日,小孩子不上课,也来凑热闹,临时加桌。人们一个个地往小叔手中送红包,说是给大学生路上买水喝的,小叔硬是不收,说:“乡里乡亲的来看看,我就高兴,咋能让你们破费呢,你们的心意我领了,红包我是万万不能收的。”这些人不愿意,说:“这是俺的一点心意,不收,俺也不好意思坐了。”

我赶紧附在小叔耳边小声说:“小叔,他们都实在,先收着,回来找时间再退吧。”

席间,小叔站起来向大家敬酒,小叔一沾酒就脸红,红着脸激动地说:“今天我很开心很感动,感谢父老乡亲们来庆贺!大家没有忘记我,

我也没有忘记大家,多年前,我们都住在一个庄子里,彼此相帮,乡情浓浓,热热闹闹。当年,我是俺庄子里走出去的第一个大学生,我忘不了乡亲们前来庆贺的场面,更忘不了我在外地上大学姐姐当老师的那些年月,家里难也没劳力,乡亲们没少帮忙出力。俺们庄户人家纯朴、善良、热情、能干,这些年来从庄子里走出去的年轻人哪一个不是混得像模像样的!庄子虽然空了,没人气了,但我们的情意还在!来,为我们的友情共同干杯!”

晚上,回到老屋,小叔把送红包的人名和金额记在了一个小本子上,安排我抽时间把红包一一退回,并感慨地说这辈子欠的情怕是还不清了。

过了一会,七奶又拿来一个红包,说是杨四奶妈给的,七奶说:“四奶中午在酒店附近收纸箱子时就看到了你们。”小叔说:“四奶咋不进去吃饭呢?”七奶说:“她一个收破烂的可能不好意思。”小叔说:“这有啥,走,我去看看她。”

## 邻居

周明金

两家邻居又打起来了,打得沸沸扬扬,鸡犬不宁,惊动了公安派出所。“110”载着两名警察火速赶到现场的同时,也跟来了“120”。是什么让他们两家大动干戈,两败俱伤呢?为了公山(山墙)公界(地界)一面墙(应该共同拥有的山墙)!

话得从头说起:2006年8月,街道市民张三丰等人筹资在镇区东部征地250余亩建一处新农村示范点——“小镇风情园”。园内开挖一口人工湖,人工湖的四周是水泥硬化路面,路边建有绿化带,栽种着鲜花绿草和各种各样的风景树。四周自然成了宜居地。钟家从人工湖北面买了两间坐北朝南的房基,崔家也从开发商手里买了两间坐北朝南的两层商品小楼,崔家、钟家两家紧邻应该是公山公界。钟家两口子举债买了地皮后,一同出去打工挣钱。据说这几年还完了债还攒够了建房钱,便打算今年把房建起来,同崔家商量公山的事宜,崔家说随行就市,别家掏多少公山钱,你就掏多少,建高建矮我没意见——其实也够不着有意见。

同钟家接屋连山的有三家没建,听说钟家要建房,三家一合计,决定一起建。一来互相有

个照应,二来接头不会漏水,并且一致决定都建三层。崔家不高兴了:“按照迷信说法,你家房子在右边,是下手,下手房子建高了对我家不利。”钟家说:“建一次房不容易,与我一起建房,他们都建三层,我建两层,以后要单加一层费事不说,还会漏水的。你也可以一起再加一层嘛!”

崔家觉得钟家说得在理,也没过分要求,可等到钟家三层墙建起准备结顶,崔家不愿意了,说钟家砌三层墙的时候,把他家的房子压炸裂了,坚决不同意钟家再建。钟家为了做邻居,重新从房内立柱子、架驼梁,拆掉砌在公山上的山墙,砌在自家的驼梁上。费工费料,自认倒霉。12厘米的公界也不要了。可是崔家不依不饶,非要钟家给他修房子不可。钟家说:“只能说明你买的房子地基不牢固,建得不扎实。再说了,你家的房子炸裂了也不是新印子,凭什么说是我建房压炸裂的呢?”

崔家找来开发商,开发商钱已到

手,当然不会主动承担责任,推说与他无关。崔家就不念及手背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关系,也不管“远亲不如近邻”情谊,三番五次地吵上门,骂上门,拼死拼活,非要钟家陪他10万元。钟家本来就感到窝囊,这不是明显地欺负人吗?一口气上不来,背过气去。经过长时间抢救、住院治疗,才有好转。崔家眼见索要无果,搬来高龄多病的老娘,躺在钟家房里,跟钟家对上了!

所以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后来经过派出所调解,周围邻居共同做工作,钟家“赔偿”崔家一万元,崔家偃旗息鼓,不再纠缠。但仇是结下了!

我不由得又想起“六尺巷的故事”。据《桐城县志略》记载:清康熙时,文华殿大学士、礼部尚书钟英世居桐城,其

府第与吴宅为邻,中有一属钟家隙地,向来作过往通道,后吴氏建房子想越界占用,钟家不服,双方发生纠纷,告到县衙,因两家都是显贵望族,县官左右为难,迟迟不能判决。钟英家人见有理难争,遂驰书京都,向钟英告之此事。钟英阅罢,认为事情简单,便提笔蘸墨,在家书上写出诗四句:“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钟家得诗,深感愧疚,毫不迟疑地让出三尺地基,吴家见状,觉得钟家有理有势,却不仗势欺人,深受感动,于是也效仿钟家向后退让三尺。便形成了一条六尺宽的巷道,名谓“六尺巷”。两家礼让之举亦被传为美谈。

钟家、崔家不需要各让出三尺成为巷,但如果都能从“邻居关系处好了比什么都强”的角度出发,还会有上述的结局吗?

